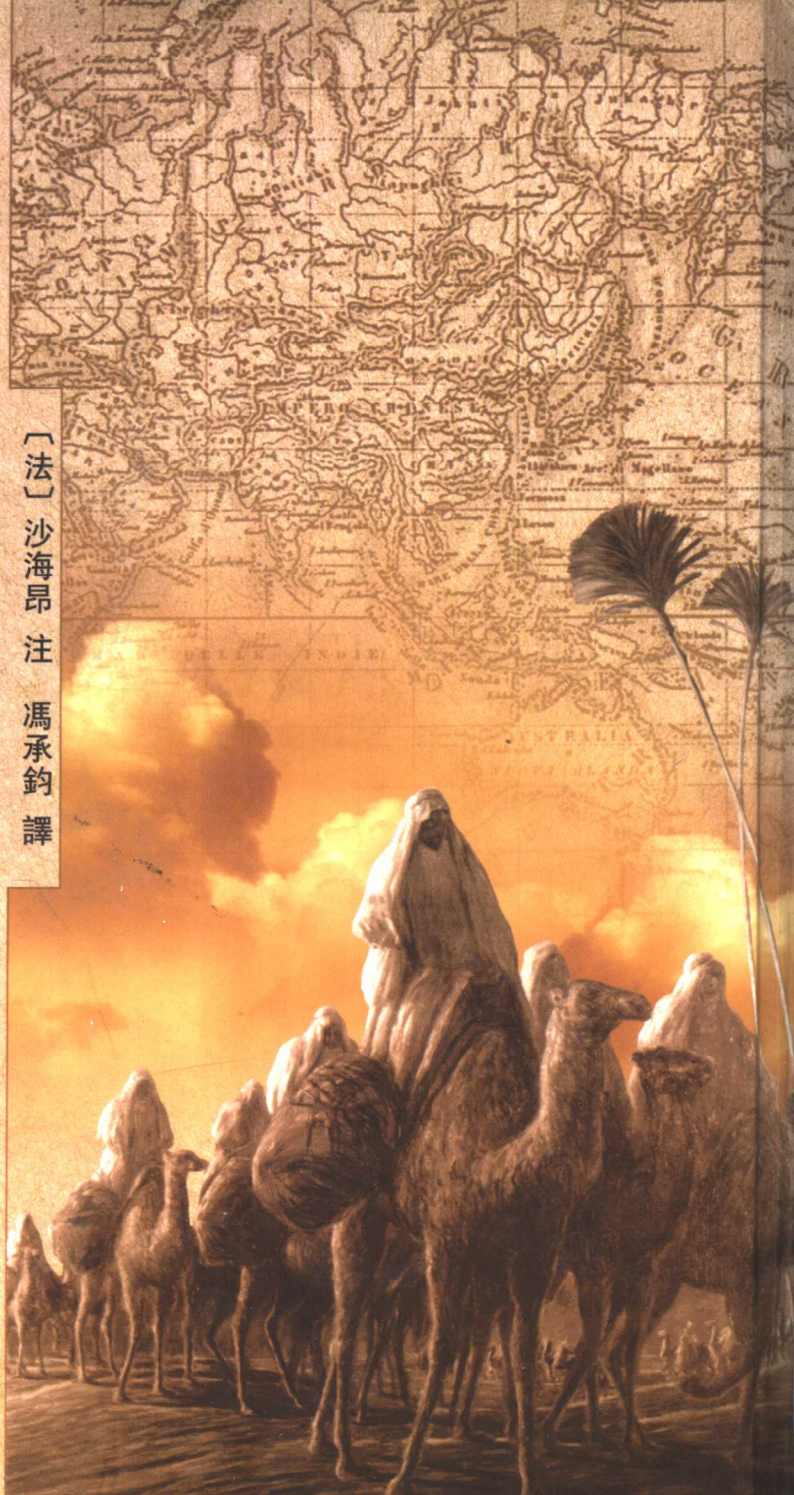


馬可波羅行紀

〔法〕沙海昂注 馮承鈞譯

中華書局



〔法〕沙海昂註
馮承鈞譯

馬可波羅行紀

(4)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可波羅行紀/(法)沙海昂註;馮承鈞譯.-新1版.-
北京:中華書局,2003

ISBN 7-101-04136-1

I.馬… II.①馬…②沙…③馮… III.游記-世界
-中世紀 IV.K91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105422 號

責任編輯:馬 燕

馬 可 波 羅 行 紀

[法]沙海昂註 馮承鈞譯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9 印張·678 千字

2004 年 1 月新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50.00 元

ISBN 7-101-04136-1/K·1720

出版說明

馮承鈞先生譯馬可波羅行紀由中華書局于一九五四年出版，距今已經有五十個年頭了。在半個世紀裏，國內外對於馬可波羅行紀的作者、版本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等諸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馮譯本，我們覺得馮氏在底本選擇、文字考訂及版本注釋上所下的功夫，仍舊是目前其他中譯文本所難以做到的。

馮譯本的底本是加入中國國籍的法蘭西人沙海昂 (A. J. H. Charignon, 1872 - 1930) 注本。這個版本以頗節 (Jean Pierre Guilleme Pauthier) 本為基礎，並綜合了其他版本的優長。另外，沙海昂在自己作了大量注釋的基礎上還把玉爾 (H. Yule) 和考狄 (H. Cordier) 對馬可波羅行紀的注釋摘要附錄進來。馮承鈞先生在翻譯時又取它本之長，並綜合了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另外，他還憑藉自己在元史方面的深厚造詣，對沙海昂譯文中的不確之處進行了更正。如：沙海昂沿襲頗節的錯誤，認為馬可波羅即是元代樞密使副史孛羅，馮承鈞則根據自己的研究證明了馬可波羅與孛羅毫不相涉。較好的底本選擇和譯者的豐厚學識保

證了這套書在出版近半個世紀後仍有較高學術價值，這也是我們今天決定重版此書的重要原因。

爲了保持馮承鈞先生譯作的原貌，我們採取了用一九五四年的繁體豎排本影印出版的方式，希望會受到喜歡閱讀繁體字文獻的讀者（尤其是老年朋友）的青睞。爲方便讀者的閱讀，特在書後增附了譯名對照表，對原文中與現今翻譯習慣不同的譯名注出了現在通行的譯名，如物搦齊亞爲威尼斯、吉那哇爲熱那亞、烈繆薩爲雷慕沙等等，由于書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很多，表中難免有缺漏與不當之處，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序

馬可波羅書的中文譯本，我所見的有兩本。初譯本是馬兒斯登 (Marsden) 本，審其譯文，可以說是一種繙譯匠的事業，而不是一種考據家的成績。後譯本是玉耳戈爾迭 (H. Yule-H. Cordier) 本，譯文雖然小有舛誤，譯人補註亦頗多附會牽合，然而比較舊譯，可以說是後來居上。惟原書凡四卷，此本僅譯第一卷之強半，迄今尙未續成全帙。

馬可波羅書各種文字的版本，無慮數十種，戈爾迭在他的「馬可波羅紀念書」中業已詳細臚列，大致可以分爲三類：一類原寫本，如頗節本之類，是一類改訂本，如刺木學 (Ramusio) 本之類，是一類合訂本，如玉耳本之類，是版本既多，各有短長，很難於中加以取捨。不過我以為能將各重要版本的寫法哀輯校勘，詳加註釋，其餘似可不成問題。

我近來很想縮小研究範圍，專在元史一方面搜集材料，所以大膽地譯了一部

多桑書馬可波羅書也是參證元史的一部重要載籍，舊譯本中既無完本善本，我也想將其轉爲華言。相傳此書是初用法文寫成，而現存之諸法文本所用的文體，幾盡是舊文體，很難暢讀。本書註者沙海昂既將頗節 (Pauthier) 本轉爲新文體，而出版時又在民國十三年至十七年間，可以說是一部比較新的版本。除開別奈代脫 (Benedetto) 本晚出（亦在民國十七年出版）沙氏未能參考外，他參考的重要版本爲數不少。這是我繙譯此本的重要理由。

沙海昂原法國籍，清末國籍法頒佈，首先歸化中國，入民國任交通部技正有年，是一鐵道專家，於公餘之暇從事考據。這部註釋可以說是一種好事者 (amateur) 的成績，也不是一種純粹考據家的作品，所以也免不了若干舛誤，而於材料亦昧於鑑別。可是現在的漢學名家，是決不肯犧牲許多年的光陰，來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業的。本書敘言開始引證烈繆薩 (A. Remusat) 的一段話，就是使人望而却步的一箇大原因。既然不能求各方面的專門家通力合作，一箇人學識無論如何淵博，終歸要出漏洞的。伯希和對於此書雖然頗多指摘，（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然而要知道，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況且沙氏的成績不能說毫無優點。他將頗節本革新，使人能通其讀，又將各方面的註釋採摭甚繁，雖然不免有珠玉沙礫雜陳之病，可能輯諸註釋家衆說之長，使後來研究的人檢尋便利，這是他本所未有的。

此書既然有些缺點，所以我的譯本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好的註釋一概轉錄，牽合附會之文則不惜刪削。刪削的大致以第五十九章以後爲多。我原來計算第一卷的譯文有十二萬字，後經我刪削者有六分之一，但僅限於不得不刪的文字。此外祇須其微有裨於考證，雖所引的是辭源之文，仍予採錄。此外我仍用前譯多桑書的譯法，凡地名人名有舊譯者，儘先採用，考訂未審者則錄其對音。

沙氏沿襲頗節的錯誤，仍以馬可波羅是元代樞密副使孛羅，致使華文譯本有以孛羅爲本書標題者。伯希和對此辯之甚詳。我以爲不用多說，僅據元史本紀之文，已足明此種考訂之僞。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孛羅爲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農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爲樞密副使，記載此孛羅拜官始末甚詳，則不得爲至元九年初至上

都之波羅，彰彰明矣。又考程鉅夫雪樓集拂林忠獻王神道碑，及刺失德丁書，至元二十一年，偕愛薛奉使至宗王阿魯渾所，後留波斯不歸中國者，應亦爲同一字羅，亦與此波羅毫不相涉。所以我名其人曰馬可波羅，而不名之曰馬哥孛羅。

現在馬可波羅書的威權，當首數伯希和。戈爾迭從前撰玉耳本補註時，曾大得伯希和之助。沙氏註此本時，可惜有若干篇伯希和的考訂文字未曾見着。讀此書者必須取伯希和諸文參看。第一卷校勘既畢，特誌數語於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馮承鈞命兒子先恕筆受訖。

敘言

「校勘一部馬可波羅 (Marco Polo) 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業。要作這種事業，必須確知中世紀的地理，東方的歷史，此時代旅行家的行記，當時同現在韃靼人 (Tartares) 印度人同其他亞細亞民族使用的語言，以及他們的風俗，同世人不大認識的出產。既確知矣，尚須加以適當的批評，細密的鑑別。這些事無論一箇人學識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摯，很難兼而有之。」——見烈繆薩 (Abel Rémusat) 撰「亞洲雜纂新編」第一冊三八二頁。

這些話絕對不錯。我們作此事時，業已有這種感想，必須一箇博學的人，才能够註釋馬可波羅書。這是我們所欠缺的。從前有幾箇朋友勸我們將這部「世界奇異書」刊行一種新版本，我們頗受這種事業的誘惑。可是我們所認識的馬可波羅書，同衆人所認識的一樣。我們曾經讀過，讚賞過，並承認過，頗節 (G. Pauthier) 玉耳 (H. Yule) 戈爾迭 (H. Cordier) 同其他學者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不少問題所刊

布的那些博識的註解，我們老實以為關於這箇旅行家的研究，業已詳盡無餘。我們所以必須嘗試，是因為這箇物擄齊亞 (Venice) 人的行記，在義大利文英文德文書中，不難用賤價買得一本；乃在法文書中，要覓取一部可讀的馬可波羅書，除開沙爾通 (E. Charton) 的譯文（古今旅行家第二冊）外，必須覓求貴價而難得的版本，像伯爾日隆 (Bergeron) 版本之類，（十二世紀十三世紀十四世紀十五世紀中的亞洲行記，一七三五年海牙 La Haye 本）或是像幾乎不能見的一五五六年的譯本之類。（東印度有名州城的地誌，同其居民的風俗法律志……物擄齊亞貴人馬可波羅撰）所可惜者，法文書中並無一部適應大眾的讀本，像一九〇七年藍克 (Hans Lenke) 博士採玉耳 同頗節 的註釋所刊布的德文本之類；所以祇能見着伯爾日隆 譯文的那些重刊本，而這種刊本不附註釋，同舊法文的原譯本一樣難讀。如此看來，外國人在他們的譯本中不難讀馬可波羅書，而我們既難讀舊法文本，祇能見着一些引文，而且是些脫漏不完全的引文。

這皆是驅使我們執筆的理由。我們意思僅在翻譯一部業已註釋而易讀的本

子，將其文體略爲更新，可是仍將他的朴直而意味深長的文格保存。當然我們選擇的是一八六七年註釋豐贍的頗節本，同時並利用玉耳同戈爾迭最近的註釋。版本之選擇，並無其他理由，因爲縱在今日，如果要指定馬可波羅書的一部善本，雖然我們偏向刺木學 (Ramusio) 本，仍不免承認一八二四年的巴黎地理學會本，具有最初筆錄的風味，較之馬可波羅本人改訂的那些本子，易於了解。復次，刺木學本雖然詳備，（因爲世人擬此本是馬可波羅的最後補訂本，）似乎有些後來竄入之文。可是各本皆有他的好處，必須互相參校。我們並不想規仿玉耳的嘗試，將諸本合併爲一本，因爲各本對於一事時常敘述各異。比方第七十三章，有些本子說闕里吉思 (George) 國王是天德 (Tenduc) 君主約翰長老 (Prêtre-Jean) 以後的第六箇君主，有些本子僅說他是約翰長老的曾孫，其說皆有理由，未便取捨也。

我們的工作，一直到行近東突厥斯單 (Turkestan) 的時候，很順利，可是到了此地，才知道困難；到了中國本部，又見許多遊移不定的名稱之考訂，未免虛構；這些名稱的考訂，不能僅據歐洲人的撰述，必須考證中國的載籍。

幸而現代的中國學者研究到中世紀的情形，注意到中亞細亞的歷史，同蒙古人之侵略，他們曾將馬可波羅書譯釋。這是些新的貢獻，可惜我們不能知道利用。但是我們常在可能限度中引證其考證之文。其中有一人，是張君星煊，曾研究過波羅在中國所執的政治任務，其研究成績已刊布於地學雜誌中，他正在預備一部馬可波羅書的刊本，可是不知在何日出版。

波羅此種政治任務，此時未便說明，後在結論中述之，因為有不少點，學者尙未發表意見，遠東法國學校校長鄂盧梭 (L. Arousseau) 君將別有一種研究也。比方讀刺失德丁 (Rachid-ed-din) 的序文，足以使人驚異者，據說刺失德丁修史時，曾得一名Polo (鈞案此誤。以後所言波羅的政治任務並誤。伯希和對此已有糾正，可參觀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初編中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註正誤一文。沙海昂後在本書第三冊後亦自糾其誤，並悔誤採中國學者無根附會之說。)者之助，此人來自契丹 (Cathay)，在本國會爲大元帥及丞相，「他認識突厥諸部的歷史及起源，尤其是蒙古族的歷史及起源，非他人所可及。」

馬可波羅回西方時，曾止於波斯宮廷，必曾見過刺失德丁。祇取其所以東方韃靼歷史諸章審之，其細節同刺失德丁本人的記載很符，此點毫無疑義。核對年代，好像可以參證波羅曾爲刺失德丁合撰人之說，因爲刺失德丁書成於一三〇七年，乃奉合贊汗 (Khan Ghazan) 之命而撰，(合贊汗在位始一二九四終一三〇三，又據別一說，始一二九五終一三〇四年)，其撰人初爲醫師也。總之，刺失德丁所誌此波羅丞相之大元帥的官號，恰與元史本紀所載樞密副使的官號相符。元朝祇有皇太子能作樞密使，若是再考此人參與阿合馬案件的情形，頗節所考馬可波羅卽是元史樞密副使孛羅一說，竟可確定。

又若馬可波羅所記忽必烈 (Kublai) 討伐蒙古諸叛王，同諸叛王互相爭戰的事蹟，表示他完全知悉他們的爭端，他們的兵額。如果他在軍職中未佔一箇重要位置，他如何能知這些消息？若是說他在預備遠征日本一役裏面未曾畫策，日本人決不能將他視作忽必烈征伐日本計畫的主謀。現在祇說事實，忽必烈遠征失敗預備報復之際，正是馬可波羅被任爲揚州總管繼續在職三年之時。這箇地位本身已

很重要，尤其重要者，其駐所就是預備遠征日本的主要根據地。所以一二七七年徙揚州行省於杭州之時，原在揚州設置的一切機關，仍舊構成一種特別行政機關，直隸中央政府。

在這種境況中，以如是重要的地位委任馬可波羅，足證他頗受大汗的寵任。又如他所記遠征日本艦隊的情形，以及他所聞此國的資力，又足證明他注意此國頗爲深切。

這些波羅的政治任務，雖然在馬可筆下泄露若干暗示，可是很保存祕密，如果有日檢尋中國載籍，更有發現，尤足加增我們對於這箇先到中國而將此國完全表示吾人的前輩之敬服。我們所應承認者，所有住在此國的外國人，或者無有一人能在少數篇頁之中，將我們所親見的事實，此國的歷史，其地理，其外交，內地及四裔的一切種族，其政府，其資力，其居民之宗教風俗，等等，記載如是詳悉。馬可波羅在建設近代地理方面，已經是他的母國物掬齊亞自豪的人，並是西方的光榮。顧因其曾在中國佔有重要位置，犧牲大好年華，故此人殆漸爲中國所奪去。等待數百年後，他的

名字將與荷馬兒 (Homère) 赫羅多忒 (Hérodote) 孔子諸大有恩於人類之人並垂不朽。

我們很想在一種科學訓練的精神之中，對於中國名稱之羅馬字的譯寫，採用遠東法國學校所用維西葉爾 (A. Vissière) 的譯寫方法。然而我們尙未見根據這種方法所編纂的字典，而且馬可波羅行記中所著錄的地名極多，泰半皆見夏之時 (Richard) 神甫的中國地誌著錄，所以我們對於一切地名，儘先採用此書的寫法。不見於此書的地名，則用德拜思 (Debesse) 神甫漢法字彙簡編的寫法。這兩箇著作家雖然同道，寫法亦有不一致的地方。既然無有一種完善的羅馬字寫法，與其各人用各人的寫法，何不採用一種呢？所以我們頗惜未能遵循遠東法國學校的前例，對於其用羅馬字譯寫的漢字，有不足的不得不加以補充。

尤使這件問題愈趨複雜者：這些地名，不久多爲不適用於的地名。自從中華民國建設以來，不僅政府爲道，改州爲縣，而且常將行政區域的名稱變更，如同從前朝代更易之例。然則應將歐洲一切載籍中所用的地名完全拋棄，改用新名歟？此事我們

不能爲之，寧可遵守馬可波羅的先例，保存舊名，況且有些舊名尚在流行。

此書關涉問題甚夥，編撰尙未完全告成，我們不宜在一篇敘言中觀縷。我們對於獎勵我們的人，皆表感謝，尤其對於我們東方語言學校的舊師長維西葉爾同戈爾迭二人，表示感謝。我們的註釋成績不甚劣者，並出二師之賜。此國尊師，重於他國，成語有云：「請業者均受陶鎔，」吾人之言，亦若是也。